

下册目录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之经过及其内幕

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

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

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

直皖战后直系势力的扩张

曹锟贿选总统始末

直系的分裂和二次直奉战直系的失败

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

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

齐卢之战纪略

首都革命

二十一条与巴黎和会

西原借款

入阁参政

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

李思浩生前谈北洋财政和金法郎案

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

李纯一生的聚敛

我所知道的徐世昌

我所了解的段祺瑞

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

张宗昌兴败纪略

张作霖被炸皇姑屯

叶恭绰(1)

张国淦(37)

刘振生(59)

韩世儒(65)

汤芑铭(75)

王坦(81)

王维城(92)

何柱国(105)

于立言(133)

马葆珩(136)

冯玉祥(149)

曹汝霖(170)

周叔廉(197)

颜惠庆(210)

陶尚铭 关根勤(224)

徐铸成(233)

陈世如(245)

窦守镛 苏雨眉(257)

张达骧(266)

邓汉祥(287)

马葆珩(302)

王翰鸣(332)

曹汝霖(355)

一九一九年

南北议和之经过及其内幕

叶恭绰

辛亥革命时，曾在南京举行南北议和，南方代表以伍廷芳为首，北方代表以唐绍仪为首。议和成后，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临时大总统孙文退位，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大总统。自此以后，南北之争，始终未断，中间又经过民国二年的癸丑之战、袁世凯洪宪帝制及张勋主持的复辟等几次巨大政变。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总统后，其时北方府院之争，暗中也就是冯国璋与段祺瑞之争日形激烈；而南方组织了护法的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于是南北之间的斗争愈形复杂。当此之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客暗争，外加以帝国主义的明侵暗蚀，推波助澜，真是全国人民水深火热，国敝民贫已达极点。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国际上表面出现了和平空气，国内人民十分渴望南北统一，以苏民困，而图争取国际上之地位。在此之前，南北军阀派系之间，亦不断有谈和之声浪，但双方迄未获得较接近之机会。嗣因国内外和平空气之高涨，南北执政首脑以及各实力派均希望借此时机提出和平口号，解决当时所存在之问题。虽然免不了各为其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来作打算，而且还有一部分人，如安福系的一些人，仍坚决主张以武力统一，但却不欲公然提出反对和平，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徐世昌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为安福系所操纵的第二届国会选出为大总统，首先他就进行南北和谈之准备。此时南方军政府七总裁主席岑春煊亦积极要与北方拉拢，于是把酝酿已久的和谈

更推进一步，双方派出代表，至一九一九年二月始获得正式开议。

这次会议自事先之磋商筹备，及会议中间之波折，真是迂回曲折，艰难困阻，终至于昙花一现，无病而终，未能取得圆满结果，只是在旧的腐朽政治历史上留下黑暗的一页而已。然而此次会议所牵连之国内外方面乃是千丝万缕，对于以后所发生的影响亦不为小。今加以记述，聊为史料之助，似亦不失为有意义之举。我所能参考到的资料，主要是就当时与会者朱启钤（北方总代表）、章士钊（南方分代表）两先生的谈话，加以演绎编述。因为我当南北和谈之时已出国赴欧洲，当时真象隔膜，现所能参阅到的材料亦不够完整，故本文所载难免错漏，尚希阅者是正或予补充。

一 会议的经过

一九一八年九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继冯国璋执掌政权，欲趁国际和平空气高涨，国内人民企望南北统一的机会，积极进行和谈的准备。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声誉，来巩固地位，另一方面是希图借此摆脱各军阀的挟制。他与南方的岑春煊皆属前清之督抚，有同僚的关系，与唐绍仪更有悠久的友谊。而南方军政府亦同样希望利用时机，与徐进行和谈，所以就明商暗契，互相遣使通函，来磋商一切。初意北方代表为李纯，南方代表为岑春煊，并有不少拟议中的人物。最后的决定，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分代表南北各九人（后来南方分代表增为十人）。北方代表启程之前，由国务总理钱能训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宴会饯行，并向各代表致宣言如后：

政府委任诸君代表南下，与西南代表会议，兹当诸君临行，愿以政府之意见宣布于诸君之前。自复辟乱后，西南数省关于法律问题，观察互异，内争扰攘，年余于兹。今大总统莅任，以和平统一为志，适值欧战終了，国际多事，本内阁承元首之意，以为协约诸友邦方战胜强权，将以崇高之

人道主义，贡献于世界之进步。我国参列战团，允当顺应大势，发展国力，以尽其对于世界之义务，不当复为内部之纷争，而贻误建国之大业。是以受任伊始，即与西南开诚协商，促进和平，继复纳西南之请，而有此次派遣代表会议之举。是政府之所可首告诸君者，无他，政府为国家进步计，而深以国内和平统一为必要也。至于法律问题，政府与西南因约法条文解释之争执，致有今日不幸之现象。将来会议之时，深望各具世界眼光，均以国家为前提，以多数舆论为基础，而使真正之法意归于一，此本内阁所乐于观成而深有望于诸君者也。若夫军事善后，烦难为甚，政府意见在根据现状妥筹收束。国家财政如此，势须速减兵额，缩小支出，方能免破产之厄。而被兵省份，城邑糜烂，匪祸蜂起，如何规复治安，尤赖双方妥议。所望诸君与西南代表同察现状，妥拟方案。善后经费以必要为限，改良计划以能行为主。是不惟政府所乐闻，而西南各省疆吏亦深有期待于诸君也。抑更有进者，七年三乱，国本不宁，今世界大势不容我故步自封，是以政府尤望借此次内争之结束，为国家厉行民治，肇造新邦，其如何而能一新人心，如何而能巩固邦本，倘有良策，尤所愿闻。行矣诸君，为国宣劳，责艰任巨，本内阁与有厚望焉！

十二月三十一日，代表们由津专车先赴南京，等候南方代表商讨各项问题。南方代表是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陆续到沪的。

为了开会地点，即经过多次磋商。北方主张在南京开会。南方唐绍仪主张在上海租界内开会，坚决不允来南京，意谓不能在军阀包围之下开会，因为当时南京是在直系军阀李纯管辖之下。更有人提议会场设在金山寺，或是在兵舰上游弋开会，这都未免近于笑谈。北方为迁就南方的意见，最后决定在上海，借用旧德国总会为会场。南方代表住愚园路九十号，北方代表住哈同花园。

关于会议名称，双方意见又极不一致。北方曾拟称为“善后会议”，南方认为这是清代在绥靖地方土匪时才用善后字样，主张称为“上海会议”，并坚持对等议和。北方政府尤其是安福系反对对等议和。几经磋商，始终未得一个双方同意的正式名称，结果各用各的名称。北方称为“南北和平会议”。南方则称为“上海会议”。所以在北方文卷档案中未发见有一个正式规定的会议名称，亦没见到正式钤印。我今天来记述这个经过，称之为“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亦就是说不采用任何一方的会议名称。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上午九时，会议于上海开幕，南北代表皆出席，唐朱二总代表分别致演说词，并摄影。现在将演说词照录于后。

南北和议开幕会上的讲话

唐总代表：今日为和平会议开幕之期，鄙人无似，获躬与其事，欣愧交并。溯自法纪凌夷，生民涂炭，年来南北所受痛苦，人民所蒙损失，不可以缕述，国家不幸，莫逾于此。然今日两方代表，犹幸得聚首一堂，讨论国家百年大计，实人民厌乱之心理，与友邦友谊的忠告，交相促迫，始有此和平会议之组合，此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幸也。今日为第一次会，对于国家具体问题，当俟诸以后逐期会议详细讨论。惟有一事不能不先为声明者，此次西南护法之争，揆诸正谊公理，实为不得已之正当防卫，并非挟持意气，故与北方为难。所谓西南反对北方，此种不当之名词，西南绝不能承认。至年来战事蔓延，民生憔悴，南北两方同感此痛。然审世界之趋势，知公义之方张，敢信以后世界上必无战事发生，征诸美国总统威尔逊之演说，当可了然。况吾国数千年来，人民心理皆酷爱和平，历史具在，斑斑可考。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多握于武力派之手，故战争纷乱，迄无宁岁耳。迨者，时势所趋，潮流相迫，将化干戈为玉帛，换刀剑以犍牛，一切干羽戈矛皆应视为过去陈旧之骨董，后此战争当无从起。西南唯一之希望亦岂有他，不过欲使合法之和平，

期其千万世不祥之兵气销为日月光，俾戮力同心，以发展民治精神，图谋国家巩固而已。若夫对外，则双方虽在战争，而彼此实共同一致。际此欧洲和平会议时期，吾国必不能不争国际上之地位。西南本极愿国有强固之政府，使教育、交通、实业事项积极发展，以利民生。内政修明，则外侮自无从侵入。矧世界和平之说，美总统倡于前，举世人和于后，近且国际联盟之议将形诸事实，则外侮之虑更可无虞。且也近世外交多主秘密，故尔虞我诈，诚所不免。兹者外交主义，世界已共趋于开明，则虞诈之患可无，斯侮辱之虞自免。我西南主张，宜趁此世界推诚相与之时，实行全国开放主义，借友邦资财，发展吾国实业，以吾人物产供给世界需求，民国前途殊未可遽抱悲观也。今日与诸公为第一次之会晤，鄙人所最感触不安者，为南北二字。夫吾国实一家耳，安有所谓南北。即以此次双方代表而论，南方所派出者固有北人，北方所派出者尤多南人。鄙人极愿尔后南北界线勿复再印入脑际。此外更有最切要之事，为鄙人所舌敝唇焦，迄仍未获解决者，厥为陕西问题。自停战迄今，经已两月，而陕西战事仍未停止，陕民何辜遭此荼毒。鄙人于各代表未抵沪之前，与徐菊人先生函电交涉，不下十数次，直至于今，仍无效果。今且和平会议已第一次开会矣，而据昨日所得消息，尚有三原失守说。果尔，则以前所下之停战令，不成为一纸空文耶？务望诸君鉴陕西人民受此额外痛苦，首将此事解决，免使全国皆跻和平而西陲一隅尚遭涂炭，则幸甚。国内战争至今日已告一结束，然推厥祸原，外力实有以助长之。盖武人派苟非借助外力，则金钱无自来，军械无从购，兄弟阋墙，早已言归于好矣，何至兵连祸结延至今日，使人民痛苦，至于此极哉。此著要之点，务望诸君格外注意。所愿由今以后，双方代表彼此相见以诚。盖会议讨论范围悉关国家大计，非一人一家之事，惟推诚相与，始易解决。并愿此等不祥之会议，从速终了，俾人民获早日安宁，当亦为诸君

所赞许也。

朱总代表：顷唐总代表所述各节，与启铃感想亦有同者。迩年以来，内争扰攘，迄于今日，国民希望和平有如饥渴，又值欧战告终，列邦将以大同主义贡献于世界，我国岂可长此纷争，故政府有派遣代表会议之举。今者两方代表团聚一堂，捐除畛域，共谋国是，自当有解决办法，以慰内外之望。惟是南北纠纷，各事原因复杂，其造因不尽在民国八年中，因沿历史而来者甚多，自应为根本之观察，定远大之计划。至唐总代表所谓外交问题一节，一致对外争国际上之地位，启铃极表赞同。民国六年，政府加入参战，亦为注意国际地位起见，排万难而为之，久为人所共知。经营年余，始获此结果，得在欧洲和会席上以公允正当之言论，贡献于各友邦之前，我国民自当以一致之精神，为政府之后盾。唐总代表所谓须建设强固政府一节，启铃尤为同感。欲求政府之强固，必须内外相维，共策进行。至军事方面，尤应顺世界之潮流，副国民之责望，合财政之状况，力事裁汰。惟其办法极应详慎，当为妥筹收束，引归正轨，不可因销弭兵祸，转启争端，致使人民疮痍未苏又遭涂炭也。再停战以来，因地域辽阔，一时致有冲突，容或有之。辛亥和议时，亦不免有此种现象，自当从速设法，以纾民困。今日为会议开始之期，不及讨论具体办法，略述一二而已。诸公以国家安危为重，启铃不敏，愿共勉之。

南北代表姓名列后，并将他们所代表之背景加以注明。

北方总代表 朱启铃（桂辛）

分代表 吴鼎昌（达铨）代表安福系

王克敏（叔鲁）代表直系

方 枢（立之）代表安福系

汪有龄（子健）附属安福系

刘恩格（鲤门）代表安福系及奉系

李国珍（叔远）代表研究系

江绍杰（汉三）代表安福系
徐佛苏 代表研究系
施 愚（鹤雏）代表直系李纯

秘书 周诒春 贾士毅

南方总代表 唐绍仪（少川）

分代表 章士钊（行严）代表岑春煊
胡汉民 代表孙中山
缪嘉寿（延之）代表云南，接近唐继尧
曾 彦（其衡）代表桂系陆荣廷
郭春森（松年）代表广东莫荣新，接近陆荣廷
刘光烈（亚休）代表四川熊克武
王伯群 代表贵州
李述膺（龙门）代表陕西，接近于右任
饶鸣銓（子和）代表海军及福建
彭允彝（静仁）代表湖南，接近谭延闿

秘书 钟文耀 某某

这个会议双方皆无固定经费，而是由总代表、分代表临时筹措。北方由王克敏向中交两银行设法垫付会场经费以及代表的车马费（每人每月三百元）等，财政部派员驻会经手支付报销。南方则由唐绍仪委托卢信公向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挪用，事后金星公司因此亏闭。南方军政府亦未过问此事，竟成了唐个人的负债，在十余年后尚在清还此次债务。但是北方代表们在南京时期的一切开支，由江苏督军公署供应，闻其报销数字大可惊人。

和议开幕后，未设总的秘书处，南北代表各设有秘书厅，掌管文电档案，互不联系，竟至对外发表的文件亦不会阅，矛盾丛生。

会场保卫及代表们住所之警卫，系由钱新之（永铭）与上海工部局接洽，每日由住所赴会场均指有一定的路线，沿途有密探警卫，因当时上海情形甚为复杂，而和会又为一时众所注目，所以代表们之行止亦颇严谨。

总计自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会议开幕，至五月十四日双方代表辞职，时间不满三个月。开始纠缠于陕西停战问题，继而唐总代表患病入院，最后为争执国会问题而止。其间自二月二十八日第五次会议后，因为陕西问题不能解决，而正式会议停顿，直至四月九日始再举行扃门会议。所谓扃门会议者，意在于会议中提出的问题，在未解决之前，不得暴露，以防发生阻力。例如撤换陈树藩、张敬尧的问题，不应事先透露出来，以致不能执行。但对此点未能作到，故扃门会议并未见诸实行。

根据北方档案，正式会议有记录可稽者仅八次（中有二次改为谈话会），其余为非正式的谈话会二十余次。正式会议时，只能由双方总代表发言，分代表如有意见，可写条子递与总代表，由总代表讲说。谈话会时，则可大家发言讨论。当时两方代表在自己方面意见就很不统一，甚至有的分代表在公开场所明言朱总代表不能代表分代表的意见。今将八次会议的纪录摘要如后，以见会议中之具体情况。

第一次会议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

南北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讨论陕西问题。唐总代表谓根据陕西报告，北方军队仍未停止战斗，请撤换陈树藩。（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方徐世昌下令停战，十一月二十三日南方军政府亦下令各守原防，静待后命。北方认为陕西、福建二省有地方土匪，不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故军队继续有冲突。旋由江苏督军李纯出面调解，提出五条办法，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公布，双方公推张瑞玘赴陕执行监视划界事宜。是时北方的陕西督军为安福系陈树藩，南方的陕西总司令为于右任。）

第二次会议 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 陕西问题，决定请张瑞玘迅往监视划界。

（乙） 唐总代表提出请北京政府宣布与日本所订之军事密约及附件，并反对支取参战借款余额一千七百万元。

第三次会议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 中日军事协约问题：朱总代表报告已接到国务总理钱能训复电，允将协约抄送本会，但谓协约并无附件。唐总代表说，必有附件，要求北京将全部文件交出。

(乙) 湖南问题：唐总代表提出，湖南遭受兵灾，亟待拯救，要求撤去湖南督军张敬尧。双方指定章士钊、彭允彝、徐佛苏、方枢四人审查此案。

(丙) 唐总代表提出，反对北京将发行八年公债四千万元。双方指定胡汉民、刘光烈、王克敏、吴鼎昌四人审查此案。

(丁) 商定每星期一、三、五为正式会，二、四、六为茶话会。

第四次会议 二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 唐总代表提出，接于右任电报，陕西的北军仍未停战，要求撤换陈树藩，否则和议不能进行。

朱总代表谓关于陕西军事，已由北京严饬停战，目前当地真象如何，应俟张瑞玘到陕查明，望以和会全局为重，勿因一部分之事而使会议停顿。

(乙) 唐总代表提出，为对陕西事件便于大家发言，本日会议改为谈话会。

朱总代表表示同意。

第五次会议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 朱总代表报告：北京寄到中日军事协约全文，计有中日军事协定文书一件，陆军共同防敌协定条文一件，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条文一件，解释欧战终了文书一件，共四件，并谓寄交欧洲和会专使相机披露者亦只此四件，此外别无附件。

唐总代表云：协约文件须译加考查，惟既据北京政府声

明此外无附件，本会双方代表当以全体名义向中外郑重宣言，关于中日军事协约除此次抄寄本会之文件四件外，绝无附件；将来如发现与何国政府何国人民私行订立关于中日军事协约之附件，全国人民不能承认，即不能发生效力。

朱总代表云：此次所抄寄者想系对于本会第一次电请之答复。第二次去电北京说明所指附件不必拘定签字之约文，即关系协定之一切文件皆应抄交本会。但尚未接政府复电，现应一面进行考查，一面再向政府催问，俟得复后再定办法。

(乙)唐总代表云：关于陕西问题，尚未得北京答复。今特声明，从本日起四十八小时内如仍未得北京政府圆满答复，惟有向外交团声明和议停顿。

第六次会议 四月九日上午九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双方提出具体议案。

唐总代表提出承前续议问题六项，主要内容如下：(1)取消中日协定；(2)裁撤国防军事机关及所属兵士；(3)参战借款不得提用；(4)和平会议未终以前，不得借入外资及发行公债；(5)陕西问题；(6)湖南问题。

新提出者十三项：(1)国会完全行使职权；(2)实行军民分治，确定地方制度；(3)废督裁兵，划分军区，厘定军制，实行征兵制，开通全国道路及修浚河道以安插兵士；(4)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陆军费军实；(5)善后借款南北共同办理；(6)输入外资发展各种实业；(7)军政府一切命令认为有效；(8)指定的款实行强迫国民教育及鼓励社会教育；(9)整理财政，免除厘金；(10)严行禁止贩卖人口、贩卖烟土吗啡、栽种罂粟及一切赌博；(11)惩办祸首；(12)各省治安善后问题；(13)整顿海军问题。

朱总代表提出：(1)军事问题：甲、拟留军队之编制问题，乙、额外军队之收缩问题（裁减标准与其方法，安插方法，裁减时间，裁减费用），丙、军需独立问题；(2)政治问题：甲、军民分治，乙、厘定地方制度（省之改革、道之改

革，裁減中央各署冗員，增設地方佐治官吏，擴充全國教育，推行全國警察），丙、地方自治（縣自治，省自治，振興自治事務辦法），丁、發展國民經濟（興築國道，改革印製，廢除惡稅，革除條約及習慣上之束縛），戊、善後借款問題（借款額數，借款用途）。

討論時，朱總代表謂唐總代表所提第十一條對人問題，于和會極不相宜，亦非本會職權以內之事，非本會所應議及，希望撤銷；第一條可改為國會問題；第七條須各種問題解決俟和議成立後，方可議及。

經過辯論後，唐總代表同意。其他各條可以歸納合併。

本日會議改為談話會，商討編列議案。茲將修正、合併之議案列後。

討論結果所修正、合併之議案：

第一 國會案

第二 財政案

甲 善後借款問題

乙 改革幣制

丙 廢除惡稅免除厘金

丁 革除條約及習慣上之束縛

戊 輸入外資發展各種實業

己 興築國道修浚河道

第三 軍事案

甲 軍隊之編制問題

乙 額外軍隊之收束問題

一 安插方法

二 裁減時期

三 裁減費用

丙 廢督劃分軍區問題

丁 實行征兵制問題

戊 軍需獨立問題

己 整顿海军问题

第四 政治案

甲 军民分治

乙 厘定地方行政制度

一 省之改革

二 道之改革

三 裁汰中央各署冗员增设地方佐治官吏

四 扩充整顿全国教育

五 推行全国警察

丙 地方自治

一 县自治

二 省自治

三 振兴自治事务办法

丁 严禁贩卖人口贩卖吗啡烟土栽种罂粟及一切赌博

第五 善后案

甲 各省治安善后问题

乙 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军之军费军实问题

丙 军政府命令有效问题

第六 承前续议案

第七次会议 五月六日上午十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讨论山东问题，由双方总代表致电巴黎中国使馆，电文如后：

巴黎中国使馆转陆专使暨各专使均鉴：青岛本中国领土，租借德国，并非何国之属地。中国既对德国宣战，租借条约当然无效，青岛当然为中国所有，不能任听何国之处分，故吾人对于和会要求退还青岛，实为至当不易之举。近闻和会有不能容纳中国主张之说，人心激昂，举国一致。北京及各地人民连日均有激烈之表示，不知和会情况究属如何？倘和会承认他国之要求，不容纳中国之主张，我四万万国民为公理正义计，断无承认之理由，请勿予签字，以伸公道，而保

国际之地位。仅代表公民意，特电奉闻，并盼复示。朱启铃、唐绍仪

五月六日

第八次会议 五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唐总代表云：此次和平会议所议各案，大致同意。至法律问题及国家应办之事已列为八条，于本月十日开送贵总代表，今日再提出说明。第一条，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第二条，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民。第三条，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第四条，恶迹昭著不恰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第五条，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三日命令无效（指张勋威迫下令解散国会）。第六条，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第七条，其他已经议定及付审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第八条，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总统之日止。

以上八条为承认统一之表示，最大之让步，必须第一条至第七条之实行，乃有第八条之结束，若不能实行第一至七条，则第八条仍属无效。

朱总代表云：第五条国会问题乃属本会极重要之事，贵总代表倘是绝对主张恢复国会，则北方对于时局现状，实无回旋之余地，请再加考虑。

唐总代表表示，第五条如无办法，则其他各条不必讨论，本席智能薄弱，无济时艰，当本责任问题，向军政府辞职。但不可认为和会因此决裂，军政府如有办法，仍可易人，于和会绝无牵涉也。

朱总代表表示，开会已逾数月，国会问题无转圜之方，贵总代表因此坚决辞职，实为失望，本席自惭才力不逮，亦

惟有引退而已。

讨论至此改为谈话会，请各代表发表意见。

从上面所摘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这次和议自二月二十日开幕以来，前后不满三个月，最后为了国会问题不得解决，双方总代表均引咎辞职。虽然当时朱唐二总代表均声明仅是为了个人责任关系而辞职，并不影响和会，可另派代表继续会谈，但事实上和议从此停顿，未能再有进行。其后北方改派王揖唐为总代表，南方改派温宗尧为总代表，双方竟未谋面，更谈不到有什么会议了。王揖唐因与南方代表不能会见，在上海所处的情形极为尴尬，乃于十月十九日自己使人在哈同花园住所伪置炸弹，遂借此而远颺矣。关于和议之开始即发生许多周折，而开谈以后亦常是陷于枝节问题的纠缠，最后为了国会问题而停顿，未获得任何结果。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究根探源，其内幕甚为复杂，不仅属于国内的军阀派系之政治暗潮，并且牵连到国际上的斗争，今概述于后，览者可自得之。

二 南北和谈之内幕

北洋军阀当时分为直系及皖系两大派：直系以冯国璋为首，曹锟、李纯及后起之吴佩孚等皆为其重要人物，皖系以段祺瑞为首，亦称为安福系，其中实徐树铮操纵一切。各省之督军、省长及师、旅长等大半皆隶属直皖两系。后来以奉系独树一帜的张作霖，此时尚接近直系。冯国璋、段祺瑞早先虽同隶袁世凯部下，长期以来，暗斗甚烈。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以马厂起义之功继续任国务总理，府院摩擦日形激烈，直皖两系之争遂更明显。皖系实力较充足，掌握了北方各省大部分的军权政权，一向主张武力统一。皖系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所以在对德参战后，利用日本借款练兵并购买军械，实际上是欲假借参战名义来充实自己的武力，以达到其武力统一之目的。直

系是根据冯国璋“和平统一”政策，希图与西南滇桂军阀联系，来搞南北和议以抵制安福系之专横。如长江三督之首李纯与南方酝酿和谈，及曹錕得力部下之吴佩孚进入湖南后按兵不动，均是“主和派”。

安福系所组成的新国会，于一九一八年九月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遂下野。安福系认为这次选举既能倒冯，又举一个毫无军权实力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来作傀儡，那末段祺瑞仍居有参战督办地位，无论是出面组阁与否，实际上操纵全部军政大权。但是徐世昌并非甘心作傀儡，他这次能被选出为大总统，亦正是利用直皖二系之争，坐收渔人之利。徐世昌就职以后，观察国际和国内形势，为了自己提高名誉、巩固地位，所以积极筹措南北和议。适在此时，国际正将召开巴黎和会，帝国主义英、美、法、意、日等，亦正想进一步向中国伸开侵略的魔爪。所以徐世昌之提出南北和议，不仅是国内的形势所促成，还更有帝国主义者的威迫利诱在背后鼓动。

和议联系伊始，首先是代表的人选问题。北方总代表先有直系李纯之说，又有安福系王揖唐之说，当然都有偏于一方之嫌。最后徐世昌挽出旧友朱启钤为总代表，可以说朱是代表徐的，而不属于直或皖那一系者。在代表名单中，不难了解，安福系占半数以上，吴鼎昌为中坚分子，直系以王克敏为中坚分子。在整个会议前后过程中，几乎一切均操之于吴、王之手。南方总代表本拟为岑春煊，后由章士钊斡旋，敦请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又因为唐绍仪与徐世昌早年在东三省为同僚，本有极深密之关系，徐世昌希望唐绍仪任南方总代表，当然有他的用意，看一看下面的电报，就可以略见梗概了。

徐世昌致唐绍仪电文原稿（似系徐世昌亲笔）

唐少川先生鉴：卅暨微日两电计均达矣。时局至此，已无从容解决之余暇。兹幸事态渐形凑拍，急应力求直截了当办法，以免别生枝节。此间拟推桂辛代表赴会，南中不审进行若何？吾弟热心爱国，能出当斡旋之任否？兄与吾弟均愿

速了此局以策治安，绸缪拮据，同具苦衷，务望统筹全局，早底于成，无任跂祷之至。世□□。

南方分代表是西南各省所推派的。章士钊系代表岑春煊，为南方代表中之主要人物(参看本文文末所附章文)。

安福系尤其是徐树铮向来是主张武力统一的，对于这次和议当然不会赞同，但是因为慑于当时国际和平空气高涨，及国内人民期望南北统一停止战争之各方面舆论，所以不敢公开反对。他们绝不愿意和议成功，因为和议成功后，徐世昌的地位将比较稳固，不能再多受安福系的指挥，而直系是早与西南军阀有联络，自然将占居上风。可以说和议成功就是安福系之失败，尤其是怀有野心的徐树铮更是不甘心于此。

徐世昌亦早明了这点，故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派徐树铮去日本观操，乃调虎离山之计，以免在国内兴风作浪，破坏和议。徐树铮虽勉强去日本一次，然不久就回国了，因此更怀不满。其实，在和议开会之前，安福系在代表之中已作好准备，遇有机会即设法破坏，吴鼎昌即担任这个主要脚色。会议中的重要布置及文电，多由吴主持起草，总代表受成而已。会议中途，吴鼎昌曾回北京当面向政府报告情况，因为国会问题牵涉到徐世昌本人地位并北方国会是否合法，因此和议就很难进行。吴鼎昌在京与徐世昌、钱能训、段祺瑞等研究了对策，使北方代表采取强硬态度，不惜决裂。在这里可看到徐世昌与安福系段祺瑞、徐树铮本是利害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和议成功，另一方面要和议不成，但是遇到国会问题时，他们两方又有了共同利害，变成目的一致。后来徐树铮以一个参战处参谋长的资格，竟对和会代表发号施令，电报中大放厥辞，不仅暴露其专横狂妄，亦看明白徐树铮蓄意要将和议破坏。今将吴鼎昌、徐树铮电文五件录后。(各电文皆据原电纸照录，有文义费解处，当系密电码有误，仍存疑。)

吴鼎昌自北京致朱启钤电 (一九一九年四月八日)

朱总代表鉴：谕密。此电勿示人。国会事，过南京时秀山已为王谷等专议宪法之说所动，经昌力陈利害，似已了然。